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六

君道類六

保秦九劄疏

吳時來

臣聞履秦不難保秦難故易於秦之九三秦之極矣  
 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艱貞之意蓋必於  
 之不能常秦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秦之極天  
 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叮嚀於艱難之身豈言  
 秦之不可不保也以今日之天下  
 陛下晚之  
 不其其太平無事謂就秦天下不獨  
 陛下以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六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君道類六

保泰九劄疏

吳時來

臣聞履泰不難保泰難故易於泰之九三泰之極矣而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重致其艱貞之意蓋慮時之不能常泰也以堯舜之聖當唐虞之際泰之極矣而曰克艱厥后克艱厥臣尤叮嚀於叢脞之憂蓋言泰之不可不保也以今日之天下

陛下視之豈

不幸其太平無事謂既泰矣乎不獨

陛下以爲

泰也

臣

愚亦以爲從古熙皞之世亦若未有今日者



矣然臣愚獨有憂焉易之泰曰上下交而其志同也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也若上下不交而志不同君子之道不長小人之道不消則謂之否臣是以憂之也敢以君德之大與政體之要條爲九劄 上陳大約鑒微慮著欲通上下之志明消長之勢令久安長治以圖永億萬世無疆之業耳伏乞 聖明 親覽而施行之則 宗社之福也緣係恭 進保泰九劄以光 新政以隆萬世無疆之業事理未敢擅便爲此開坐謹題請 旨

第一劄曰致戒懼

臣

聞堯之咨舜曰天之曆數在爾

躬允執厥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夫堯知舜之大聖而授之天下矣又何慮舜之不克保而以困窮永終之語戒之也凡人之情有所畏則克戒懼無所畏則不克戒懼至於人主深居法宮之中習於安樂易於怠荒方其爲安樂怠荒也從而告之曰是所爲困窮永終也則困窮永終之事未有其形不見可畏旣以無形而不畏而其爲安樂怠荒也日甚然而人心天命自此去矣此堯之所以誠舜而首啓之以執中之說也臣惟天以天下之大托之 陛下 先帝二百年全盛之天下傳之 陛下不識



陛下將安享其盛以爲無事而一無所動心乎抑以  
天命去留之幾不可期人心向背之狀不可測而務  
戒懼乎中庸曰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臣觀 陛下天性高明 聖度博厚御 朝聽  
講思道求治誠若克自抑畏然不知退 朝之暇亦  
如御 朝之時乎入接宦官宮人之時亦如接賢士  
大夫之時乎 臣願 陛下靜而自思嘗存戒懼之  
心求悟執中之旨以爲祈 天永命之基伏讀  
太祖高皇帝造觀心亭謂學士宋濂曰人心虛靈乘  
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爲難朕罔敢自暇自逸此

太祖之克戒懼也

成祖文皇帝諭近臣曰朕每

退朝默坐未嘗不管束此心爲切要此

成祖之

克戒懼也 臣願

陛下遠法堯舜近法

二祖也誠近法

二祖則必思所以操存此心罔

暇逸矣則必思所以管束此心爲切要者矣此心旣

定一中常在將見四海永賴天命益固

陛下將

保此全盛之天下以傳之萬世豈不休哉是 臣 愚所

深望於

陛下第一義也伏乞

留神

第二劄曰端遊幸人皆曰

陛下好遊幸

臣 愚以

爲遊幸者

陛下之適也特遊有善有不善所與



皇明孝宗皇帝 卷之六  
遊得人不得人耳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  
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爲諸侯度此遊之善也流  
連荒亡爲諸侯憂此遊之不善也齊景公與晏嬰遊  
而作君臣相悅之樂此與遊之得人也魯隱公觀魚  
於棠而僖伯稱疾不從此與遊之不得人也宋太祖  
與諸臣賞花釣魚賦詩我 太祖與宋濂同遊命  
侍臣賦醉學士歌且諭曰俾後世知朕君臣相樂若  
此也此皆古今美談然則遊幸何可無也惟與遊得  
其人則遊自善可以爲度與遊非其人則遊自不善  
可以爲憂惟 陛下審其所與遊者何如耳 臣愚

以爲 陛下退朝之後欲遊幸某處盍 召一二  
輔臣同遊或敷陳道德或商確政事或歌詩或寫字  
蓋堂陛禮嚴下情每阻於上通不如遊幸之時稍畧  
形跡藹然如家人父子使諸輔臣有謹言忠益得以  
造膝上陳人將指此遊曰是虞廷賡歌氣象再見於  
今日豈非曠古盛事耶如此則遊幸正爲訪道問瘼  
之資 臣猶恐 陛下之不好遊也不然流連荒亡

般樂怠傲損令名傷大體 臣竊憂之遊何可得也是  
端遊幸所以爲怠荒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三劄曰戒嗜好夫淫聲艷色之移人也久而不覺



其入焉故自古邪人欲投人主之意而陰移其權則必多爲玩好之具以誘人主之好故誘以好色所以移人主之目誘以好聲所以移人主之耳人主不察其意因而視之聽之以爲此小節無傷也不知一有嗜好卽生悅樂一有悅樂必至沉溺此不足別爲淫巧以克之玩好日深政事日棄精神損於內聲名損於外是故耳目之嗜一成而國家之敗由之彼邪人亦豈謂其禍之至此哉其初意每不喜其君之持正則彼無所利故多方求悅其君非真愛其君也不過爲固寵之計而其禍乃足以敗人國家甚可寒心也

昔太祖謂宋濂曰自古賢哲之君知天下之難保也遠聲色去奢靡以圖天下之安是以天命眷顧久而不厭後世之主當天下無事侈心縱欲鮮克有終蓋誠深慮於此也宋儒曰人主之心惟在所養養之以善則善養之以惡則惡夫所養之惡孰有過於聲色哉臣仰窺聖德恭儉必無此好誠恐邪人有以此而希寵者伏乞陛下審察於此見美色必思曰是蔽明之物也罪之見淫聲必思曰是蔽聰之物也罪之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誠養心養德之要務也伏乞留神



第四劄曰發

綸音臣誠觀

陛下每臨朝雍雍

穆穆蓋有大舜恭己正南面之度焉舜稱無為而治不言而信以其有五人為之左右贊襄也今

陛下得毋以在位者師師濟濟固有所謂五人者足倚任乎臣聞舜雖曰無為雖曰不言而都兪吁咈未

嘗一日不接見亦未嘗一日不籌咨焉臣愚願

陛下退朝之後日講之暇

召閣臣一發

綸音臣

竊想

陛下所以慎重而不發者必將曰言或不

善則人或議之故特重之至耳

臣愚以為帝王之言

不必皆盡善正在因其不善而與天下共改之

臣聞

太祖嘗謂徐達曰人之行事一時知慮有未周及既

行之後亟欲更之已無及矣其間有未盡善者諸公

宜執正請亟為更張誠帝王之度也故言雖善君不

聽人言而執持之猶之乎不善也言雖未盡善若能

聽人言而速更之猶之乎善也弘治之政於我

朝獨稱盛焉亦以

孝宗皇帝延接羣臣而諫諍

講讀之官日不離左右得以獻其可替其否而美意

良法遂因之而旁達於天下也今以庶事之煩不必

勞陛下一一親裁定之而問之也章奏之煩不

必勞陛下一一親翻閱之而問之也任



聖心所欲為與所急務者隨 陛下之意發一語

商一二事令諸臣 面奏可否臣見 陛下誠一

宣召之而臣工之惕勵自萬倍也誠一咨問之而風

聲之暢達自萬倍也大舜恭己之化正在於此夫諸

臣之事 陛下猶父也 陛下之視諸臣猶子

也焉有父子不接一語而情得通者乎 臣誠願

陛下之一發 綸音也所謂事約而功博也伏乞

留神

第五劄曰習奏事 臣聞敷奏以言漢唐宋之盛皆有

面折廷爭之臣又曰以口舌爭則不獨以封事奏而

且以口奏矣故封事雖千百言不如口奏何者以

上易知下易達也或者以 大庭奏事尤恐

聖覽未遍 聖心未達難於對衆處分 臣愚以為

不然今此諸臣中有聰明如 陛下者乎此必無

之矣但諸臣親之故習知之耳 陛下未嘗親之

故不知之耳夫以素不親習之事一旦而欲諳練若

素聞然即堯舜以為病矣 臣愚以為此不足為

陛下患也患在不親而習之繼自今誠親而習之未

有竟不能知者也 臣愚以為為稽定 大庭奏事之儀

尤須復 會極門奏事之規故事 會極門封進章



疏 列聖於此親對諸臣批荅臣曾見有 寶座  
在焉今政務雖煩其大者日無幾也章奏雖煩其切  
要者日無幾也 陛下亦何憚於此不一親之習  
之乎誠令各部院科道擇其大而切要者如軍情聲  
息地方災異民間利害疾苦不公不法弊端奸萌等  
事務爲明白簡易之文或每日一見奏之如妨政病  
國之甚者仍口奏 大庭 陛下居高而聽之若  
不 省覽則亦徒然無益矣臣愚卽請 陛下留  
意知 大庭之奏者必軍情聲息也必地方災異也  
必民間利害疾苦也必不公不法弊端奸萌也須納

之 御前卽退 御會極門召奏事者問故如此日  
以爲常一日習一事知一事明日又如之十日之間  
可知十事矣由此寧有不盡知天下事者乎臣聞  
成祖謂侍臣曰朕於閑暇作書愛制筆精妙甚稱人  
意因嘆匠藝如此豈是生而能之亦由積學所致今  
之學不及古人亦由自怠之過臣未嘗不竊嘆

成祖之因書悟學也臣願 陛下勿以不自知爲

耻惟以不親習爲憂長存積習之心毋懷自怠之意  
庶天下國家之故可以漸致通達而坐剖之豈非萬  
古不世出之 聖人哉伏乞 留神



皇明奉正典金 卷之六  
第六劄曰嚴票旨夫票旨者代言也天子代天言宰相代天子言此自古君相相須之義必然之勢傳曰天子之道惟在責相蓋如此也 先朝批荅每與輔臣面相可否輔臣擬 旨奉 御筆親裁然事機煩瑣一時 覽省不竟未免調 旨封進內或閣臣所議未當 上心有欲改更者亦必發下閣臣再看詳過然後批發所以重王言求其至當也書曰爾有嘉猷嘉謀則入告爾后於內爾乃順之於外宋臣歐陽脩有言天子曰可宰相曰不可天子曰是宰相曰非夫宰相何敢與天子爭是非可否也蓋欲求其至

當服天下人心也自七月以來批荅 嚴旨文理未協者有之事體未當者有之中外駭異以爲此

皇上親筆也則閣臣何不爭之於內或閣臣擬票耶則又何以稱順之於外也又安知或有不由閣臣之筆閣臣不得而知也或有未經 御覽不由

聖心 陛下不得而知也 臣愚以爲卽今發票務

遵成規其合 上心者行之其有未合者須發閣臣

明示 聖意再三詳看以更之未爲不可也如不

由擬票徑從 內批者若事理未當容閣臣執正閣

臣不以言是閣臣不得行其志又何以虛居其位容



臣等指斥之矣是重票 旨所以爲舞政之防也伏  
乞 留神

第七劄曰慎傳奉夫傳奉者 特旨也以其無前事  
而由中出者也如前日脩邊賑恤之類是也至於陞  
官差官節有 明禁 祖宗設法防範奸弊意深  
而慮遠矣昨該兵部題覆太嶽太和山事旬日之間  
六更 明旨已經該部執奏伏蒙 俞允臣無容再  
置喙矣但如此之類奉 旨差官相應備云前由具  
本題奏該監乃不具題而兩奉 傳帖是卽非  
祖宗成憲矣安知不有舞文之徒假 內批以求必

行其私者也易曰渙汗其大號書曰王言如絲其出  
如綸傳曰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况於傳奉  
一出人人爭覩一有不當則 朝廷之上成一過舉  
而可輕易乎臣愚以爲今後傳奉事例必該衙門補  
本覆奏擬議可否請 旨定奪然後施行當必以部  
議爲必可據弗以 內降爲必可行卽覆議未當  
上心亦必下之閣臣擬票安妥至於 聖明果有  
美意欲行亦必先與輔臣商確庶政體歸一而  
朝綱以肅若事體未當該部不以執奏是部臣不得  
其職又何以虛居其位則容臣等彈劾之矣所謂慎



傳奉所以爲侵政之防也伏乞 留神

第八劄曰弘虛受 陛下自臨御以來旌 召遺

直延納嘉言旣而厭言官之不諳事體者一聞都給

事中馮成能之言又慨然 溫俞之矣 陛下之

仁不惡切諫如此故凡懷仁抱義之士孰不爭趨

召命一扣 辰前吐其胸中之蘊故諸臣之不憚切

諫者無非一念之誠亦仰 陛下之仁能容之也

易曰拔茅茹以其彙征吉此泰之象也 臣方爲今日

賀焉近因太常寺少卿周怡進言冒昧致動 嚴旨

黜之外省怡言誠誕 陛下薄譴之誠是也然 臣

觀諸臣中稍稍志意消沮敷陳修飾恐不得復如前

日之慷慨而激切者且使海內願進効忠之士或生

思歸甘隱之念則彙征之吉又轉而爲彙征之凶萬

一事所不敢言誰其言之恐 陛下自此不得復

聞直言又何從以復彰 陛下之仁 臣愚以爲言

之當而容之非 陛下之能容也彼其言之當也

惟其言之非當而容之乃 陛下之真能容之也

斯舜之所以爲隱惡而揚善也夫以怡之一身前以

狂言忤 先帝而 先帝謫之今蒙 陛下

召用之又以狂言忤 陛下而又被謫怡兩立



朝而兩見黜爲怡得矣其如 陛下召用之初意  
何哉願 陛下卽下 溫旨大開言路仍 召怡  
補之原職使天下之人聞之仰 天地之大見日  
月之更則怡不得冒進言受謫之名而自古人君納  
諫之美名皆歸於 陛下之一身庶善言得以日  
進於前而奸萌不得以潛生於下矣伏乞 留神  
第九劄曰禁誣指夫誣指者告訐之漸也小人欲害  
君子則必創爲誹謗之說或更爲違抗之論夫加之  
以違抗誹謗之名則人君不期信而自信之一旦  
觸雷霆雖欲救之不可得已此風嘉靖末年最盛

文華以之殺李默胡膏以之殺楊允繩杜泰以之殺  
馬從謙致使天下奸險壬人凡挾私忿者持此一說  
以挾制有司傾陷良善而怨聲至今未磨也彼小人  
不過爲報復之計以伸其私憤而乃使 朝廷之上  
無故而罪一人成一過舉可爲寒心傳曰欲加之罪  
何患無辭此風一長非 國家之福也今蒙

陛下昭雪冤抑臣知其無此患矣臣愚以爲不伸誣  
指告訐之條則惡無所懲永樂時有校尉訐朝臣謗  
毀時政之失者 成祖曰此必誣之蓋朝廷未嘗  
行此政彼安得有此言命錦衣衛訐之果挾私忿誣



之因曰人主聽言之際豈可不審向若不察則死誹  
謗者多矣卽付之法司此其明驗也夫委質縉紳之  
流安有誹謗之事不特無誹謗之事身依日月之光  
將順不違又安有所謂違抗之意也罪以誹謗則誹  
謗矣罪以違抗則違抗矣臣聞天下有道君子有所  
恃而敢於爲善小人有所憚而不敢爲惡今後願  
陛下照亮天下臣子原無違抗之心誹謗之事如有告  
違抗者卽以違抗之罪罪之如有告誹謗者卽以誹謗  
之罪罪之庶奸險不得竊視人主之好惡以行其中傷  
之計賞罰得中舉措得宜而人心服矣伏乞留神

竭愚衷補衮職以隆萬世治安疏 劉奮庸

臣一芥草茅謬通仕籍昔荷 先帝簡命供事

潛邸臣職雖微賤豈徒効章句之末技以希身家之  
富貴哉區區狗馬之忠冀將有所 啓沃以裨

皇上身心之助 今日治理之地爾伏自 卽位以

來六年矣海內非不乂安而災疫未消外夷非不威

順而伏機可慮 朝政若振飭矣而權柄漸移仕路

若清肅矣而熟套仍舊凡若此類百司庶府引領

勵精之治海隅蒼生思見 德化之成其仰望於我

皇上者何切至也而近日 精神意氣漸不逮初臣



潛邸舊臣也處心積慮豈忍恣然謹條列五事冒死  
爲 皇上陳之伏惟 留神採納獨出 英斷  
宗社幸甚 臣愚幸甚

一曰保養 聖躬 蓋人主一身天地神人之主

必志氣清明精神完固而後可以當萬機之繁人主  
前後左右何者非聲色之娛嗜慾之端此非大智大  
勇鮮有不爲所動者而精神意氣坐此日損雖有願  
治之念先失其振勵之本矣如之何其可伏願

皇上繼今以後思此身付託之重念此心保守之難  
凝神定慮忍性抑情毋逞旦夕之樂而輕萬年之慮

毋以有限之精神而當衆欲之攻如此則 君德日  
益清明 君身日益強固 宗社無疆之福端在  
是矣

二曰總攬政權 蓋人主之權禮樂刑政之本必一

政一令出自上裁而後臣下莫敢自行其私在昔

先皇英明果斷恩威莫測一時大小臣工斂手屏跡  
竊弄威福者誰與今政府之所擬議百司之所承行  
非不曰奉有 欽依也而斟酌依違之際 皇上

曾出獨斷否乎故人才之用舍果盡協於公論而無  
敢自快其恩讐歟 臣未敢知也 國事之紛更果盡



出於忠謀而無敢私意其上下歟臣未敢知也即如

輔導 東宮原係閣臣之責而敢為身便之圖

朝廷名器本為勵世之典而今皆為市恩之具

先皇之世誰敢如此乎伏願 皇上大勵明作之

志獨觀萬化之原於凡用人行政即庶府之所建白

閣臣之所擬票而參以 聖裁時出獨斷則臣下

莫能測其機而權柄不至於偏重矣

三曰慎乃儉德 蓋人主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窮

奢極欲以縱耳目之玩逞旦夕之樂者何所禁而不

為不知有國之藏富皆小民之膏脂也矧 朝廷歲

有經常之費邊鎮歲有年例之發一歲之入不足以

供一歲之出而復加以無益之作則財用幾何而不

匱哉自 皇上御極以來 內府取銀之數不下

數十萬矣求珍寶之異作鰲山之燈服御器用之間

悉鏤金雕玉之飾淫巧之技勝而耗財之弊滋其於

身心實用果何以裨益哉伏望 皇上念內帑空

虛之甚憫小民征輸之苦不作無益不貴異物當中

外無事之時而厚為儲蓄之計則府庫克於節用而

有備可以無患矣

四曰留心章奏 蓋章疏之達於上或言 君德之



臧否或言 朝政之得失或言人品之忠邪或言時事之利害雖建言者未必一一皆中而原其心無非効忠之心也 皇上置之而不顧不惟進言之人托諸空談而儉邪之夫反生猜忌讜言之不聞於上職此故也伏願 皇上主之以含弘之度而狂直者優容其過參之以精詳之思而當理者曲順其情言及 君德而反已自修言及 朝政而更化善治言及人品而舉錯必公言及時事而酌議必當如此則聽言者益樂於効用矣

五曰起用忠直 蓋忠直之臣國家之榦古之聖帝

明王必培植其氣節而隆重其委任是以國運恒必賴之然所謂忠直者非曰承望風旨而肆爲攻擊以泄他人之憤迎合權要而互相薦拔以樹淫朋之黨者比也自 皇上御極以來臺諫之臣或以勤政諫或以節用諫或以進賢退不肖諫此等之臣抑何所利而爲之要皆忠直之所發也 皇上業已斥逐之矣夫以<sub>臣</sub>之庸劣揣分遠愧於逐臣而班行濫竽於 近侍忠直之士反使之白首於林壑乎非盛世所宜有也伏願 皇上嘉其批鱗之忠恕其愚直之罪有 詔賜還布列庶位廣仁宥於既往作



直諫於方來不惟 皇上包荒之德同於覆載而

諸臣之感恩圖報於將來永矢啣結矣 皇上誠

味臣之言而默自改省臣雖干冒斧鉞死亦何憾如

不以臣言為然不但假之優容臣即叨冒官秩碌碌

班行思之有餘愧矣非臣所敢知也伏乞

皇上留神省覽 宗社幸甚臣愚幸甚

陳謹始之道以隆 聖業疏 陳以勤

恭惟 陛下剛健純粹之質稟之自天高明光大

之學養之有日茲者 出震乘乾統御萬國 德音

煥發治象更新在廷之臣莫不舉手加額躍然奮勵

思有以自効其尺寸而况臣曩獲侍 經幄奉

清光叨承 恩眷者垂九年餘居常兢兢焉以靡所

裨益為愧乃今躬逢千載一時之會其叩心瀝膽以

効忠於 陛下者敢後時乎臣嘗聞萬化之原出

於君身治道之要存乎謹始易曰正其始萬事理差

之毫釐謬以千里書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



初生自貽哲命所言不同其意一也今 陛下紹

登寶極正履其始上而 天地神靈之所顧屬下

而華夷臣庶之所觀望前而 祖宗列聖

九廟之所寄託後而 聖子神孫萬代之所效法

皆於斯時繫焉儻舉措云為一或不謹則所失豈細

故哉宋臣司馬光曰楊朱見岐途而泣非虛言也 臣

為此懼乃敢援古證今條為十事以 獻曰定志曰

保位曰畏天曰法祖曰愛民曰崇儉曰攬權曰用人

曰接下曰聽言皆有關於君道之重而不可不謹諸

始者若夫正心謹學之大要安內攘外之弘畧 臣且

有待而不言也伏惟 陛下留意幸覽焉

臣竊惟人君欲有為於天下其始也莫先乎定志故

宋臣程顥有言曰君道之大惟在明善惡之歸辨忠

邪之分曉然趨道之正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何者

人君主天下之權勢也富貴尊榮所自出也志或不

定則事之感於外者何限而吾心汎汎然應之靡所

適從凡夫求富貴尊榮者且將窺其間而以不正之

端中之矣夫心有所中遂牽引之而不返其流之弊

可勝言哉 臣竊以為 陛下今日之心涵養於積

學之久如水之澄如鑑之明以此為帝為王固無不



可者但當時萬幾紛至窺伺甚多若不先定其志示人以所嚮往之實於治化又安可圖也臣愚過計惟願陛下堅持聖志一意以求太平爲主此志既定吾心始有用力之地而念茲在茲拳拳焉日趨於正聲色不足以亂之貨利不足以奪之逸遊不足以間之便佞不足以惑之克之不已則志向益純所爲益力其致帝王太平之治也何有此定志之術所當謹於始也

天下重器也得之固難守之尤難知其難而畏之則天位可保而可恃不知其難而忽之則負荷恐有未能勝者故傳曰君以爲難易將至矣君以爲易難將至矣嘗觀古之言保位者曰帝乃在位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曰心之憂危如蹈虎尾涉於春冰誠知夫君位之重不可忽也伏願陛下俯

察此意不以有位爲樂而惟以保位爲難在閭室屋漏之中常若議者之居其後當積日累月之久不敢頃刻縱其心毋以一念之逸豫而貽四海之憂毋以一時之疎畧而致千百年之累民雖安輯也而常恐其携離政雖修舉也而常恐其廢墜世雖治安也而常恐其危亂如是則可以永保天位而國家之祚



垂於億萬斯年矣此保位之難所當謹於始也

天人相與之際流通罔間事作乎下象動乎上不可  
誣也在昔成湯顧諟天之明命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皆能祈天永命後世稱之彼昏不知以爲天人  
遠不相涉惟所欲爲而莫之懼及夫命旣去悔何及  
矣由是言之天雖高遠日監在下人君舉動以禮則  
福祉隨臻一有私僻則咎殃必至影響鼓桴莫喻其  
捷可不畏哉伏願 陛下深察天道之甚邇務修  
德正身以爲順承之實雖處幽獨而常若降鑒之孔  
昭雖對臣民而常若在帝之左右凡發諸念慮必思

曰得無拂於天心乎凡施諸政事必思曰得無忝於  
天工乎一瑞應之見不以自侈益懋德以副之一災  
異之臨不以自諉必引咎以回之如此則 上天  
孚佑景福熾昌其於維新之治不有光乎此畏天之  
誠所當謹於始也

治道不必遠引前古其要在於善法當世之成憲而  
已故夏遵禹訓商奉湯典周守文武之謨烈何其倦  
倦不敢忘哉蓋祖宗立業其更事也詳則其防患也  
深其謀慮也遠則其立法也密故子孫承之自可以  
世守而無弊苟非至於大壞固未易以更變也至後



世則不然或自作聰明狹小制度或庸昧寡識蔑棄  
典章卒之國無藉焉何以爲治洪惟我 太祖肇

造鴻基 成祖嗣承大烈其勞心焦思垂訓立法

以爲 子孫萬世計至宏遠矣伏願 陛下思貽

謀之深隆繼述之孝以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必

法其所以爲治人民者 祖宗之人民必法其所

以爲養官爵者 祖宗之建置不可授之非其人

府庫者 祖宗之蓄藏不可用之非其道至於

聽治之暇尤望恭取 祖訓置之座右細加省覽

守而勿失仍申飭中外諸臣凡有關於成憲者一切

遵守如故則曩時平治之畧足爲 今日守成之規  
所謂率由舊章永無愆矣此法祖之善所當謹於始  
也

聖王以一身立乎萬民之上能固結其心而使之無  
亂者亦惟能保愛之而已故禹感臯陶之言則曰安  
民則惠黎民懷之周官大司徒之職亦曰以保息養  
萬民可見愛民實爲人君之先務繼世之主率多生  
長深宮於民間疾苦不能盡知遂使宸慮不經於四  
方君門隔絕於萬里冤痛結於民而上不恤窮愁徧  
於下而上不聞不知民猶水也君猶舟也水以載舟



亦以覆舟民以載君亦以溺君而可忘情也哉伏願  
陛下重念民爲邦本弘施曠蕩之恩大慰黎氓之望  
民好安逸也無工役以苦之民急衣食也無暴斂以  
困之貪吏非所樂者黜之以悅其心法禁非所便者  
蠲之以順其意而 聖衷尤當念念在民毋以巖  
廊之尊而遺草澤之賤毋以萬乘之安而忘匹夫之  
憂斯薄海內外均蒙休澤而民有不懽然戴上者乎  
此愛民之心所當謹於始也

自古帝王莫不崇尚節儉故唐堯所居之室茅茨土  
階大禹菲食周王卑服民到於今稱之後世若漢文  
帝惜露臺百金之費身衣弋絺足履革舄宋仁宗見  
後宮首飾珠玉輒閉目不視我 太祖乘輿服御  
以銅代金 成祖所服衣袖至於敝垢此豈不知

享有四海之富而顧靳於此其意或以一錢尺帛皆  
出於百姓之膏脂故不忍妄用焉相沿至後此意遂  
泯糜費金帛有如泥沙毋惑乎上下之積益空百姓  
益蹙蹙然苦窮也伏願 陛下以此軫念

先帝所司會計帑藏之數嚴其出納仍取弘治以前  
支費舊籍一一遵守而又躬尚儉朴爲天下先宮室  
之奉但仍舊貫乘輿服食之物悉加裁省凡宮中冗



聚之人奇巧之玩無名賜予無度取索一切黜而罷之庶幾遠近向風家給人足而天下治矣此崇儉之意所當謹於始也

權柄者神聖之所資也故當常使在上而不可使在下洪範有言惟辟作威惟辟作福臣無有作威作福言政當一統權不可分也漢之衰也元帝移於近廢孝成委於臣下至唐永淳間悉歸宮掖天子拱手而已此所謂倒持太阿而反授人以柄未有不傷敗者矣宋臣呂公著曰欲威福之不移莫若捨已而從衆衆之所是我則爲之衆之所非我則去之夫衆未有

不公而人君獨爲天下公議之主威福將安歸也斯言良爲有見伏願 陛下深玩此意凡 朝廷有

大興革人材有大進退治道有大刑賞先與諸大臣參詳可否而 陛下方臨以日月之明奮以雷霆之斷躬自裁決而施行劑量一出於 淵衷咨詢不及於近昵庶幾威固於內權重於外治天下可運於掌上又何患焉此攬權之要所當謹於始也

古稱明君者惟在辨君子小人而用舍之故雖唐虞之朝俊乂在官而所以難壬人者猶加謹焉况後世乎嘗觀齊桓公始任管仲則興後任非其人則替唐



玄宗始任姚宋則治後任非其人則亂夫以一人之  
身委用不同而利害懸殊如此則所關係亦大矣哉  
我太祖嘗言用人之道當知姦良若知良而不能  
能用知姦而不能去則誤國自此始伏願陛下  
以此爲鑒於內外臣工一一清心以圖簡照之方大  
抵君子多敦實行小人多託空談君子多體國任事  
小人多謀身規避君子多面折廷諍小人多阿諛順  
旨君子多爲國薦賢小人多妨賢病國由是以觀庶  
可盡得其情實夫然後因人而進退之一則優禮保  
全使得畢其靖獻之忠一則深慮曲防使無容其一

投之術如此則衆賢之途開羣枉之門塞而大業可  
成矣此用人之方所當謹於始也

君臣之分等諸天地然天地之氣必交通而後萬物  
可成君臣之情必相孚而後理道可立故帝舜之於  
大禹曰臣哉隣哉鄰哉臣哉高宗之於傅說曰朝夕  
納誨以輔台德其一時相與之氣象何其親且密也  
後世君之於臣大相隔遠於朝叅之外接見頗疎遂  
使經邦之道闕疇咨於大猷宴安之私溺偏信於近  
習有如昔人所慨者惟我祖宗之朝每每召見  
羣臣講論治道至於大誥首篇特著君臣同遊之訓



皇明嘉靖庚子  
其意遠矣伏願 陛下篤一體之誼於退朝之暇  
卽御便殿召文武大臣入內與之親接或訪以撫夷  
夏和陰陽之道或詢以進賢退不肖之方或於簿書  
之外命極言民隱或給筆札俾疏陳時務庶幾君臣  
道合血脈流通政事舉無不當而世道可登諸理矣  
此接下之規所當謹於始也

人君以聽言爲尚故言路有通塞天下之治亂係焉  
孔子曰天子有諍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所以  
祖宗臨御之時文武軍民凡有可言之事許直至御  
前陳說此無他以人君一身之寡而應萬幾之繁必

有所不知因之寄耳目於言者且闢而廣之所以圖  
天下之治也方今 更新之始在臺諫諸臣知必爭  
竭心腹以論天下事伏願 陛下大開言路凡政  
令之得失百姓之休戚羣臣之忠邪使之皆得直言  
無隱其言之當者納之用之且顯擢其人以示勸其  
未當而或過許直者亦涵容而不加罪夫以言者上  
逆龍鱗而犯忌諱下結讐怨而取禍患亦何所利哉  
其心蓋忠於國也不諒其心而挫折之則勁氣消沮  
忠臣杜口漸漬不聞其過遂以階亂豈非大失者乎  
此聽言之公所當謹於始也



右臣所言以 陛下英明天縱加之 銳意更新

知皆優為之無難而臣獨懷此區區貪於傾竭不自

知其言之繆妄亦以唐虞成周之君古之所謂聖人

也而其臣乃以兢業陳謨抑畏作訓蓋恐忽之於微

世必有以受其病縱之於早後或無以圖其終故其

言不能已也臣愚淺劣固不敢上擬古之賢臣然欲

致 主上於唐虞成周之盛是臣犬馬一念之忠

也竊不自揆輒敢敷陳觸冒忌諱儻 陛下不以

臣鄙猥常談或有可取即留中省覽一二裁而行之

則於 中興聖業亦庶幾有毛髮之助此實

宗社生靈之幸不但臣一人受賜而已不勝忠愛惓

惓不勝感切惶懼之至

隆慶元年正月初四日



披衷獻議少裨

聖政疏

陳以勤

臣惟方今治道休明 朝廷清肅凡百執事咸願竭  
智盡能鯁鯁焉懼蹈於曠職之罪况乎公卿大臣祿  
位崇厚責任異於他人若但憑藉寵榮優游日月既  
不能畢力以興設便宜又不能矢謨以翼宣

神智其爲曠職孰甚焉

臣備員密勿幾及四年遭逢

皇上恭已圖治虛心任人凡機務之繁悉委裁於

內閣

臣

得從諸臣後竊見

國家大體時用之宜已

多謀求而措於行間有一二因循不飭者

臣

頗潛究

其畧區區之懷不自揣量亦思與諸臣漸次舉之願



皇明孝宗皇帝 卷之六  
臣年來多病氣血衰殘理當乞身恐不能待卽欲緘  
默無復一言而去則上負 恩遇下乖素心律以人  
臣圖報之義豈無愧乎謹晝營夜度條爲六事或稽  
諸方冊所載或參以衆多之言實於治體有關不但  
虛文塞責而已伏乞 聖明加惠垂覽 勅下該  
部早 賜施行 臣不勝大願

計開

一慎擢用 臣惟爵祿者天下之砥石聖王所以勵  
世磨鈍恃有此具而已故其低昂之際不可不慎也  
臣竊觀近年以來 朝廷所貴重而擢之最優者豈

非吏部司屬與科道耶蓋諸部司屬計俸躡級必在  
再歲時迺得爲兩司知府等官而此三衙門有數月  
逾朞卽驟陞者然且謂爲外也多悒悒不得志以去  
若京堂員缺則此三衙門官需次魚貫而進其餘固  
不及矣夫京堂者部院之儲品格崇峻迺今可以計  
日月拱手得之 臣故曰 朝廷所貴重者莫如吏部  
科道也然所以貴重之者非徒以其資地而已誠以  
其人也 臣考前志稱吏部卽宜得整風俗理人倫者  
而臺諫之選尤稱華要往往名卿碩輔由此焉出今  
制每遇三衙門乏人則於內外相應官員慎簡以克



其餘廼授諸部寺屬至諸部寺屬有賢聲者又羅而致之三衙門中是三衙門者所拔於諸司之秀也其擢之最優蓋卽古者超遷以待俊才之意又非不善也所可議者以俊才待之而或不盡得其當耳卽以臣歷官所覩記其出自三衙門者固多以英碩致身樞要然夤緣速化而招物議者蓋亦不少亦有始焉蒙被殊擢及臨事任以爲不副而姑斥焉者夫此一入也旣以才美而進之旋以趨競而斥之且不靳殊擢於前而復難其任使於後此其故何耶蓋由於識拔之不精而所養者不必皆所用也方諸臣之膺是

任也多自謂高華可躡至惟思累日以取貴積久以待遷而司銓柄者亦但紀錄年勞量爲陞轉其稱職與否有不暇盡論者焉此套相襲視爲故常數十年來未之有改至如科中內外間陞一節尤爲亡謂夫使其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京堂而非濫其不當留也雖數十人連陞外寮而非屈今顧以定法繩之殆非爲官擇人之意也書曰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若今之優擢此三衙門者豈盡所謂其人者哉陸贄有言居常則寵遇太厚有急則備位不克如此則何以壓服諸臣之心而使無積薪之歎乎今欲曠然



一矯前弊莫若略去資地止論才望不以累日積久  
爲賢能惟以任官稱職爲差等此後遇三衙門有缺  
旣擇人以處之又必時時探其行能閱其議論其優  
游循默低迴庸衆間者亦只照常推補不必過爲旌  
別惟察其方正脩潔有宏猷遠識將來可以勝大事  
者乃留爲四司郎中給事中及京畿提學巡按御史  
候京堂員缺簡而推之所任愈重則所擇愈精然後  
尋常尺寸之才不得爭馳競進而澄汰之後斌斌乎  
皆天下之選矣以此而膺不次之恩居顯膺之任界  
之者無異議居之者無愧容且令 國家常得真才

而使之豈不盛哉至於諸部寺屬其間多有志行偉  
然在本衙門稱爲特出及南京科道各省藩臬中亦  
有令聞嘉績人所共推轂者合無一體蒐訪遇京堂  
缺每歲間擢數人庶幾內外賢才網絡不遺百司庶  
府孰不踴躍自奮求無負於 明時而官人之典亦  
公平正大不至有所偏重矣是誠新美治道之一助  
也伏乞 聖裁

一酌久任

臣惟久任之法其來已遠在今日凡內

外臣工均宜倣而行之而施於郡縣守令尤爲至切  
蓋守令者親民之官其職專其務劇不可倉卒而效



功者也今之仕者各媮爲一切因循覲遷孰肯盡心於政教科條爲數世利者故每視官職如傳舍視其民如胡越循良善治卒不可復勢使然也左雄謂吏數變易則下不安業久於其事則民服教化以臣觀之實爲至論蓋自隆慶元年以來建議之臣多及於此比見吏部於撫按保留官往往增秩加俸仍令任郡縣如故是久任之法亦略已脩舉矣或者謂所保留官在知府則惟行於一隅而不徧於天下在州縣則惟行於舉貢而不及於進士不及今斟酌而推廣之未可以言法之備也夫郡守縣令民之師帥厥任

惟均且立賢無類進士舉貢何擇焉今或久於州縣不久於府久於舉貢不久於進士非政體也然欲行久任而不議官秩酬其勞勩卽聖人與居不能驅之使安於職何則人情無所望而爲善者無幾也其餘非懸爵賞以激發其心使奔走於功名之會則鬱鬱不平之意生於中其職且將懈弛而墮於事如是而責其治理誠難矣臣謂方今之務宜通計天下府州縣官無論進士舉貢一體待遇卽於循資推調之間行久任超陞之法所謂久任者非必人盡久也第舉其聲名藉甚者以風其餘而已假如一時郡縣有



習常慢令黷貨殘民者卽數月覺露亦必以峻法處之其官箴不失而未嘗有卓越之譽者仍照常三年遷轉惟擇其約已愛民有異政在人耳目課爲一方最者比及大計羣吏之期各撫按官疏名以聞本部又按采輿論綜核名實如果不謬所舉請 璽書褒勵諭令久任勿更轉徙其任亦不必限之九年也大率以六年爲則知府卽陞內寺少卿各省參政知州卽陞卽中僉事知縣卽取爲左右給事中實授御史卽左右缺少仍補給事中隨授以應得 勅命其佐貳官果有廉謹敏幹治行殊常者俱候六年一體超

陞如此則爲吏者皆安官樂職計慮長遠不屑屑於旦暮可稱之功且其勞之雖久擢之亦異人孰不願竭忠盡力務治其業以蒙上之知遇也哉 臣見所拔用者不過數十人而天下郡吏莫不爭自洗濯精白乃心以承休德矣行之不過數十年而天下之賢守令蒸蒸然布滿郡邑矣夫守令稱職則主德宣恩澤流百姓皆樂其所而無愁歎怨恨之聲當今治平第一義恐無以易此再照郡縣官旣已久任則缺之待補者必多 臣以爲職任相若者則改之閑散無事者則虛之遺逸可錄悉加搜羅大材可惜不輕擯棄是



皇日考正類金 卷之六  
三三  
在銓曹一調劑消息之而何患乎官之不充法之不  
行也伏乞 聖裁

一處賊吏

臣惟

朝廷設守令之官所以安民故

必廉潔者膺非常之賞貪墨者蒙不可宥之誅然後  
長吏興行而黎庶獲以安業何也中人之情高官厚  
祿可以動之至其不肖者賞之亦不能勸則必盡法  
繩之而後有所懲所謂賊吏是已漢制以六條察守  
令而侵漁百姓聚斂爲姦者居其首順帝時遣使察  
貪污有罪者刺史二千石驛馬上之墨綬以下輒自  
收舉法至嚴也我 祖宗朝綜覈吏治於枉法受

昧者 憲典最重嗣後稍從姑息人心怠玩遂至康  
隅磨缺名檢墮失寢以成風不可禁制故先臣何瑋  
謂受賊滿貫以上宜籍沒其資產近日大學士張居  
正亦謂將賊私嚴行追併其言皆深切時務之要 臣  
竊見比來仕路雖稍稍改易流習而窮鄉下邑吏之  
縱恣自若其行如盜跖其欲如饕餮剝民之財罄於  
錙銖各撫按官耳目委諸下寮多爲所欺蒙不卽擿  
發卽有敗露者又以寬紓容隱爲良曲意回護以樹  
私恩其載在考語及奏劾疏中未盡其什一吏部據  
其詞而議懲劄之輕者改調或陞 王府官屬重者



褫其職任如此而已其有賊私狼籍衆所共憤者乃請旨提問所司竟羈縻日月照常歸結列法以容奸臣誠不知其可也且賊吏之願非在於爲名也其始也以井市狙獍之行冒膺名秩卽垂涎民之所有欲以自潤及其囊橐旣充溪壑已滿不幸而致敗罷官乃其所甘心者方且覓良田美宅揚揚自謂得計而人亦以其居官致富目爲雄傑矣今欲禁賊吏而止於罷官是徒辱之以區區之名控之以不足揣之爵祿而其非道所獲者不能損其毫毛安得不掉臂而樂去也夫以貪殘之徒漏網 聖朝者不知其

幾卽敗露褫職又竟墮其策中至其甚者得從吏訊可謂盡法矣迺復夤緣以脫然則百姓之憤何爲而洩 國之紀綱何爲而振無惑乎寵賂日章而清白不著也合無申飭撫按官凡所屬有司悉心廉訪果有不自砥礪侵害下民者或徑自拏問或叅 奏處治吏部更加裁酌如係昏庸無知利歸旁側者姑照常罷官但是入已賊私不徒論罷必如數追出助邊輕者追完放歸重者仍依律問斷卽搜木索受笞辱亦不足惜或謂是舉頗傷操切非所以明厚臣切思此輩貪婪多以暴虐濟之自常俸外皆是朘削膏血



民之貧羸孤弱者往往捐妻賣子殞命箠械以應其  
求蓋切齒腐心欲俾刃其腹中久矣此之重處所謂  
今而後得反之也宋臣范仲淹嘗言一家哭何如一  
路哭意亦如此臣謂此法果行則人皆恐恐然畏刑  
之及而斂其手足不敢輒犯天下疲民得以湔洗瘡  
痛沐浴膏潤太平之美可日月異矣夫久任則中材  
者有所慕於前而樂於盡職追賊則不肖者有所畏  
於後而不敢爲非臣之二議所宜竝舉而實以相濟  
者也伏乞 聖裁

一廣用人

臣惟

國家以科貢兩途選舉賢才蒐

羅之法最爲詳密然執此而曰盡天下之人則未也  
蓋今之所取第一文學高等進者耳若夫豪傑之士  
拘於文而不能自達者豈盡無哉嘗考漢制旣以孝  
廉賢良茂材明經取士而六郡良家子多用材力爲  
官又嘗下詔求跡弛非常之士唐宋自制策進士外  
又許大臣辟召與諸色人等薦舉意天下人才甚多  
文章經術之事不足以籠絡豪傑故博求而引用之  
如此亟也夫賢士大夫守道執義習先聖之術明當  
世之務進則爲王國之楨退則有老死牖下而已豪  
傑之士則不然其中固有椎魯少文雅負幹局者膽



皇日考西漢金  
卷之六  
略絕世力敵千人者有諳曉兵事知韜略鈴束者有  
論辯縱橫可使絕域者此等之人何代不有朝廷能  
用之亦肯盡心出力自見其所長不用之則或託迹  
于畎畝屠酤商賈醫卜之間有所蓄焉而思動自古  
大臣爲國長慮者當平居時常欲加意收拾之使其  
抑心下氣顧藉而不敢發大難之端脫或忽略不圖  
卽不幸一旦有事輒圍視乘釁而起橫戈一呼羣然  
嘯聚其流毒潰裂四出非日月可掃除者先臣丘濬  
所云在中國則爲盜賊主謀在外境則爲夷狄効力  
大率皆此輩爲之也當今之時前所謂豪傑往往而

有山之東西河之南北及關中徐沛之間尤甚御之  
不得其道則姦雄多自出此見今頗有椎埋鼓鑄武  
斷鄉曲招納亡命蔑視州縣如古大俠郭解劇孟之  
流且其自以仕進無階居嘗怏怏如鷹隼騁馱不能  
忘飛揚奔騫也夫當治平之世而其萌芽已漸露矣  
加以四方凶旱民愁無聊或至弄兵假符此輩相率  
攘臂其間左提而右挈之則貽禍必非小小於此而  
欲爲之計其猶有及乎臣愚竊思此輩其心亦頗效  
用當世特不能由文墨以進又懼上官爲約束苦之  
故寧死溝壑而不忍就方今疆場繹騷爪牙缺乏之



際何惜升斗之祿不寵取而用之請令各撫按官多方採訪果有知邊情善騎射及膂力技能絕人可以應明詔塞厚望者錄名以聞多者舉十數人少者五六人務在撫實不得徒任耳目苟應文具該部又於其中覈實用之如試有顯效則舉主隨加祿秩以酬獎之其或繆濫僨事舉主依律科罪以示懲戒行之數年則梟俊勅敵之士輻輳而出於此途將來必有能爲朝廷立功名攘夷狄者是國家於科貢兩途外又有得人之利卽萬一有豪猾狂逞之形亦藉此可以潛消而預制之是亦司國論者所宜慮及

也伏乞

聖裁

一練民兵 嘗考民兵卽古寓兵於農之意而行之畿甸爲最急蓋京師去塞垣甚逼萬一有虜警則都城戒嚴非多立聲援無以鎮定人心臣憶元年秋虜犯永平勢將西窺灤河羽檄日且數至臣曾與兵部臣議調兵入援兵部臣默然無以應也久迺曰無兵柰何當是時臣心竊危之年來極慮博訪因得練民兵可以入援一節甚爲得策請試言其槩蓋直隸八府古幽冀地其人沉鷙健悍慷慨多材力臣往聞河間保定等處民皆團聚爲社分曹角藝日懸弓矢



馳獵爲樂大抵勇敢善騎射其天性然也今誠立法  
揀擇自可用以擁衛京師但恐處置失宜于民不  
能無所患苦而精銳者未必羅致亦爲無益臣以爲  
苟欲無擾民之害而又得精銳之用其道在編僉不  
濫訓習以時委之利以得其心而已請勅下巡撫  
令其督兵備官分飭郡縣有司畧倣成周因田賦出  
軍之制總計戶籍若干除汰去老弱與單丁不用外  
其年力精壯者如父子三人報其子一人兄弟三人  
報其弟一人卽州與大縣計之大約可得兵千六百  
人小縣可得千人每處兵分爲二軍以其半爲正兵

半爲奇兵卽於編僉時取其武勇善技藝者充奇兵  
之數次者爲正兵皆登名尺籍呈送巡撫兵備稽查  
操練之期定於秋防後農事之隙每年不過三個月  
不過三次紀律一倣軍中委知兵將領一二員教習  
之操練旣畢卽令歸農無使有數聚之擾凡其收隸  
尺籍者將平日雜徭役悉與蠲除仍免本身丁糧一  
錢每年自操練外不得有絲毫差遣夫一錢乃最下  
之丁本不妨編派頭役於官旣無所損而爲兵者又  
得優免以蘇其困無別役以妨其業誰不踴躍應命  
者且其用之爲兵而萃於行陣不用之爲農而散於



田里蓋不費廩粟不衣庫帛而隱然足恃爲保障是  
官民兩便之道也至於郡縣旣已奉行之後該道兵  
備官仍歲終親歷各府調各州縣兵至府驗其將卒  
有勤惰武備有生熟者大行賞罰以爲懲勸數年之  
後兵皆精練卽地方盜賊啓釁各兵足爲防禦至於  
都城脫有警本兵奏請徵發以符契下之巡撫巡  
撫下兵備等官除正兵留以城守將奇兵盡數調至  
各府各府彙爲幾軍每軍以一大將領之通稽八府  
可得勁卒數十萬馳赴近京要地以爲聲援所以壯  
國威固根本永持治安之策無出於此者昔宋仁宗

時籍河北彊壯揀爲義勇寇至則翔集赴援至孝宗  
時陳俊卿奏民家三丁取一教之戰陣屯據要害待  
敵至以壯聲勢今欲點集民兵胡不引前事一觀之  
也或謂兵旣揀擇當給以衣裝器械至操練時不可  
不懸賞以勸今須預爲料理臣查得近日御史清出  
畿內勲戚地土甚多歲有租銀真保一鎮各山口撤  
兵後旣有老家軍守之又添設民壯同守每名編銀  
三兩有奇似爲無用其他尚有類此可取者合無令  
各巡撫一併勘議徵銀在官專備民兵之供費伏乞  
聖裁



皇明嘉靖庚申  
卷之六  
一重農穀

臣

聞農者天下之本穀者民之大命乃

帝王之先務也我

祖宗立極定制尤惓惓加意

於此宣德成化間常命各省布政司增設叅政一員  
所屬府州縣增設同知一員縣丞等官專治農事及  
預備倉糴穀賑濟著令詳明所謂愛憫元元計安四  
海之道甚備奈何法久玩弛從政者率視爲迂濶而  
不談百年以來末利太熾民心搖惑游惰成習田多  
汗萊數口之家室無餘蓄重以急政橫斂愈不堪命  
歲稍不登狼顧莫救弱者轉瘠溝壑積悍之衆奮臂  
起而爲盜蓋繇勸課不行貯積無策以至於此所關

係非細事也

臣

竊慮此以爲方今之務亟宜責成各

該巡撫令查原設叅政有無俱各坐委一員仍以屯  
田水利僉事增其職掌共領農事府州縣除掌印外  
其佐貳官亦各查原設有無卽委定一員分理當無  
事時兩司官分行郡縣禁戢游民招徠流徙田地拋  
荒者募農開墾陂塘渠堰有侵沒湮塞者悉查出濬  
導使水潦得以決瀉旱乾有瀦積及屆農期則趣有  
司躬臨疆畔勉其穡事平徭薄賦稍紓其力或有牛  
種不敷者官量給與以寓優恤補助之意如此則農  
夫日服其疇而逋逃者鮮矣夫民貧生於不足不足



生於不農未有農事舉而民不充衍者也若積穀一節近日申明甚嚴但有司多視罰鍰之入爲已應得往往取充私橐不肯盡數糴買或偶因他事罰穀貯倉不過十之一二徒應文具耳及遇年饑民困倉穀告竭然後皇皇請處卒無以相恤蘇軾所謂小人淺見不爲君父惜民類皆如此非一大振飭之則民之甦息尚未可期今猶有言積穀之害者曰計數取盈則獄訟繁興湖南寬鄉則無積於穀夫天下豈皆湖南而不積穀果自可以無訟耶此皆飾說以撓成事者也至於各處鄉村宜隨其遠近略倣隋唐遺意皆

設立義倉遇豐歲則每糧一石令加納五升總計糧若干得穀若干蓋不必多取即可分給爲各倉之本有本則可以取息有息則可以濟民又於每倉擇一有物力人戶充義倉甲頭以司收放仍一二年一換勿令偏累其他謹蓋藏以虞腐敗嚴稽驗以防侵欺禁別用以耗本息考慮實以行賞罰皆一一具爲擘畫而蓄積有不足恃者臣不信矣凡此皆須二司官率屬行之而巡撫時時察其廢弛論奏重懲歲終具農穀登耗斂散之數送戶部照對仍乞勅吏部於大臣中采其高識遠見能爲國立事者爲戶部侍



皇明奏疏類鈔 卷之六  
即居中調度如古兼判大司農故事以總攝各巡撫等官歲加黜陟行之數年可望廩庾皆滿家給人足水旱盜賊不足爲虞富安天下之術也再照農穀之事至爲繁細一應不周反致擾害於民臣愚心能知之口且不能悉數之况能徧以疏舉若夫博詢詳議期於事體精密可爲萬世長利是在該部臣留意而已伏乞 聖裁

勤朝講重延納以臻新政熙隆疏

張鹵

仰惟我

皇上不受

乾符嗣登

大寶人心嚮

慕千載一時

臣祇以職任

事宜塞責應

詔未卽盡

言非敢默也顧以紛沓章奏已盡諸凡亦以

皇上未有行事而

臣

固未得其所言也今自冬徂

夏已歷三時謹以三事大端頗有明徵而萬政弘敷

盡此攸繫者上爲

皇上陳之

一曰 早視朝以肅觀瞻

臣惟惟天行健而奉

天者所宜先惟勤有功而勤民者所最急故憂勤惕勵爲帝王相傳不易之心法致治良圖誠未有先於



是者我 太祖高皇帝大訓有曰朕夙興視朝日  
高始退至午復出迨暮乃罷又曰自古國家未有不  
以勤而興以怠而衰天命去留人心向背皆決於是  
甚可畏也自是 國家 九制隆平率先是訓今  
皇上自臨御以來每 視朝太晚向當 先帝梓  
宮在殯 山陵未畢之時而晚固以此時 奠獻几  
筵瞻依哀慕實以式崇大化之本不欲遽嬰機務之  
煩若此者 臣 固得而解之也今 大喪免矣 山陵  
畢矣雖 聖心孝思無窮而人心屬望殊切乃  
皇上每視朝之際為 祖宗既退朝之時邇連晦

朔或晝漏移刻鐘鼓方鳴或曙日盈廷班行未就又  
視 祖宗退朝之時而更晚矣且臣僚所切望於  
皇上者固欲振久弛之人心也今每見諸臣退 朝  
各清明之氣盡消簿領之程又促恐或廢事實切憂  
惶是於臣僚之屬望者而未有以荅其心 先帝  
嗣位之年每朝過早惟二十年之後漸緩 朝儀故  
復以蓋愆成美托之 皇上今若當 龍飛虎變  
之初而不隆 宵旰明作之績是於 先帝之付  
託者而不有以成其美 臣 故以是切望 皇上急  
為改圖然 臣 所望者非欲 皇上一日三朝一如



皇明書院類金 卷之六  
祖宗之舊亦非欲 秉燭視事以爲過甚之勞惟望  
明初發而視 朝日旣入而罷 朝則截有規程人  
心旣定時方炎暑 聖體亦安所以樹萬年四海  
之觀瞻者此其一也

二曰勵 經筵以資啓沃

臣惟帝王之學雖與韋

布不同見聞之功由於積累則一蓋人心易危道心  
易微一日之暴良不足以勝十日之寒接賢士大夫  
之時多猶不足以勝其接宦官宮妾之時少故必功  
不間斷者而後可懋其修爲又經以載道固所以盡  
帝王之心法而一帝一皇一王一霸又各自有心法

之不同史以載事固所以盡古今之治亂而一代一  
朝一人一事又各自有治亂之不一講學之功必次  
第詳陳始末悉述則知亂生於治而圖治爲難否多  
於泰而保泰爲難邪間於正而去邪爲難善雜於惡  
而從善爲難其用以昭鑒戒而啓經綸故必義不間  
越者而後始綜其條貫學資君德誠非易易我  
祖宗披荆棘擐甲冑於時之至難學而學者莫先於  
二祖自是勤學一事爲 累朝世守家法在

先帝初年其輔臣頌之有曰憂勤惜大禹之寸陰始  
終念高宗之舊學太極典謨之奧細包史冊之繁可



謂修爲條貫備極無餘至 遺詔諄切猶以廢學爲  
恨今 皇上初御 經筵宥密凝神恭默體道於  
諸臣所進奏講章直講必諦觀詳聽灼有心得其人  
心鼓動所望以紹 聖學而甚至治者何如也夫  
何 經筵方啓而卽罷 日講間日而數罷近復蒙  
宣諭 經筵日講俱暫罷停 臣愚以爲勵精之初卽  
其如此因循以後更將若何講筵經幄之臣必有爲  
皇上言者經今數日杳不一聞夫近代人主有能開  
聽納復御 經筵則史必特書以示褒與 皇上  
何如主也詎可謂 成命已頒卽默不以告 臣故以

是切望

皇上速爲改圖然

臣

所望者非欲

皇上竟日窮年以下同於韋布亦非欲分章限卷以  
苦偏於章程惟望於禮部所請 經筵日講之日俱  
有定期矣非關遇 大朝會典禮其功不宜少停  
累朝所御 經筵日講之書俱有定名矣不可趨爲  
簡捷避忌其義輒爲間越且 內殿清涼亦不侵炎  
暑縱以盛夏將臨 經筵難於具儀宜且暫罷其  
日講之儀固殊爲簡便仍乞 宣諭照舊施行於  
日講之官更乞量加員數當講之際更乞 親賜討  
論至於 經筵事宜亦更乞 裁定是後寧期簡約



而常行無苦儀文而暫廢所以收啓心沃心之實功者此其二也

三曰勤 顧問以決壅滯 臣惟德業成於上下之

交而否泰係夫君臣之際自我 太祖首著君臣

同遊之篇 列聖相承以爲太平我 孝宗每

與諸臣論事多或連日久或移晷君臣堂陛一藹然

家人父子之風至今大小臣民猶切頌播至我

先帝爲西苑春遊平臺夜召文華紀盛之時其來諸

臣格心謹論造膝嘉謀以成喜起休風明良盛事視

祖宗 列聖尤有烈光茲惟 皇上輿望益隆

曩 臣嘗以大臣入閣奏事必諫官隨入爲 請卽誤

蒙 首詔嘉納今旣數月矣羣臣旣無 召對之命

輔臣亦無 數語之及歷稽 先朝向所未有况

今士風傾側 國是倉皇財用訕乏甲兵疲敝凡可

憂甚危之事舉萃目前雖極力圖惟恐將有失而乃

乘以虛文怠玩之人心 臣固有所終者故以

此切望 皇上急爲改圖旬日間於退朝之際或

日講之餘 首命輔臣六卿進之 便殿下及 臣等

但列名諫署亦輪次隨從或 親給筆札或第爲

面對令其於見今時政最急且大者各舉數端卽陳



所見其言寧質勿浮寧畧勿泛必求實用以濟時艱  
既盡羣情隨加 聖斷果當可採卽 賜施行如  
日月一照臨雷霆一震發盡決凝梗大致訢合天下  
雖大庶務雖繁固可自 皇上一言括舉之而有  
餘所以鬯 明目達聰之機要者此其三也且自  
皇上卽位以來間多浮議卽今臣民之疎遠無知者  
尚有諸臣民章奏多不 省覽 宮中鎮日惟事邀  
遊若此者固以三者無勵精之跡以行之也三者旣  
行則人心悅豫 義問宣昭 聖德益崇訛言自  
息凡<sub>臣</sub>等所欲言 皇上所當行者始可期次第

而舉矣<sub>臣</sub> 大馬朴忠煩言瀆冒無任隕越惟  
皇上爲 宗社臣民留意焉



勤初政以保 天命疏 魏時亮

本月初七日該鴻臚寺傳示免 朝一日至十一日

復示免 朝大小臣民咸謂我 皇上初政甫及

一旬免 朝至再臣獨以為 皇上時哀衷未釋

耳今當抑哀除服之日必將勤政事近儒臣悅聖學

親經史者不但 御門已也顧初政一事即繫人心

稍有怠忽無以慰百姓延頸想望太平之心慰百官

滌慮思承 德化之意人心所在 天命所繫臣

敢不為 陛下悉陳之恭惟 陛下 天地

宗廟之主百官政事之主億萬生靈命脈之主九夷



八蠻歸向之主也

陛下之勤怠關係匪細而初

政之敬忽人心屬望尤匪細者昔帝舜初政詢岳闢

門明目達聰武王踐祚訪於箕子成王除服訪於羣

臣古之聖帝明王孳孳汲汲於初政者類如此

陛下勤於此焉即將舉於堯舜之隆躋於三代之上

迺今 問學問政之勤懇未著而 御門奏事之傳

免再申豈人心之所望於 今日者哉蓋 今日之

天下百姓窮困已極四方盜賊甚多 國家元氣耗

竭夷狄窺伺甚密中外拭目挽回者 陛下之親

賢勤政耳 陛下 一加意焉甚非難事甚不勞者

若稍稍怠忽則天下之元氣豈可以再壞哉有諂於

陛下者必曰 先帝數十餘年不 朝今數日暫

免何害此最非忠愛 陛下以慰人心保 天命

者所當立斥者也蓋 先帝初年日勤政事日御

經筵納諫甚多親賢無倦崇敬一之學聞事心之旨

數十年後方始廢 朝然 先帝明於親輔臣凡

身之疾痛事之大小悉問之剛於制近習凡要緊章

奏疊置前列雖不要緊者不敢以滋壅蔽斷於去姦

邪凡中官姦臣素雖信愛一覽便斥夫 君德最莫

先於剛明英斷者而猶不免因 朝政之廢遂致海



內之虛 遺詔所謂蓋愆成美端在 陛下則

陛下明斷英烈悉邁 先帝即他年 萬壽日隆

尤不可怠况今尚在 先帝初年勤政之時天下

望治之日而可怠乎昔周宣王初嘗晏起矣後因姜

后脫簪之請遂翻然早朝晏罷以成中興令主夫一

宣王也晏起幾失人心早朝遂成賢主孰謂 朝政

之可怠哉若 陛下以 朝政為勞精神稍覺不

勝臣請先言攝養精神之畧 陛下將有不勞而

治者夫儒臣經史保精神之良藥也宴安近倖戕精

神之醜毒也自古致治之君未有不親經史儒臣者

而傷生害治之君未有不由宴安近倖者顧明主之

自擇何如耳若 陛下以御門稍覺虛文懇乞斷

然力行科臣所請并開 經筵日親經史儒臣朗誦

問荅務講求保愛精神養心致治之法退居 乾清

早晚尤以尚書并大學衍義娛目養心或即少屏左

右端坐凝神儼對越 上帝務希減幸 御後宮

之期則 陛下精神日強將萬萬年無疆惟壽豈

但 朝政不勞而已哉 陛下盛德大業於此日

將隆矣先臣王守仁所謂養德養身只是一事非虛

語也若 陛下應有免朝之日直示臣下某日暫



以某事免 朝若 陛下出御太早果難只宜

欽定日出為度昔周政不綱而視朝無一定之限或

太早或失遲暮詩人諷之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

能晨夜不夙則暮蓋言狂夫尚不敢越折柳之限而

人君何可越日出之限哉是故一有定限則

陛下慣習將自有不覺其勞者矣矧 陛下聰明

仁儉中外欽仰有年茲必不以朝政為勞而恒以宴

安近倖為戒臣固謂 陛下一釋服抑哀之後未

有不勵政事近儒臣悅聖學親經史者也伏乞

陛下鑒近日之免 朝知臣民之屬望拳拳惟天下

太平為念惟 聖體保愛為心體 天之行健

以 御門 御便殿 御經筵 勤政勤學為聖功

奮 天之乾剛以讀書靜坐養心不溺於宴安近

倖為 聖德體 天之光明下濟以納諫諍辨

賢邪慎賞罰真意流通於臣下為 聖治此只在

陛下斷然有為不時召見咨詢若古之聖帝明王之

孳孳汲汲者則百官政事可以允釐四海生靈可以

永安九夷八蠻可皆歸化而 天地 宗廟之

付託可永保於萬萬矣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六終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七

君道類七

圖政理以慰人心疏

石星

臣聞天下之治不日進則日退人君之心不日強則日偷適今四序更始之期正萬國維新之會矧庶職來同之際尤群心屬望之時苟因循玩愒日甚一日則不但將來治效未可遽臻卽欲長如隆慶元年之治亦不可得矣臣本草茅寒士至愚極陋遭遇

聖明待罪該科思欲補過拾遺其道無由切見

皇上入春以來天顏漸癯視朝漸稀章奏頻煩經筵



屢廢雄心銳志不無少減于初年怠政惰萌將大貽  
 感于後日臣目擊耳聞心實用憂欲先此而言則日  
 月侵尋漸不可長今正月已畢天氣正融 皇上  
 不以此時勵精圖治更復何俟臣子不以此時發憤  
 直言更復何為是以不避斧鉞上陳六事咸切于  
 皇上之身心今日之要務至其節目之詳施為之序  
 始末及之焉 一曰養聖躬夫人主一身乃  
 祖宗之所付託萬民之所瞻仰關係至重不可不養  
 然養之道節飲食寡嗜慾其道也恭惟我  
 皇上即位初年清心省事飲食起居咸中於禮無容

議矣近則有不盡然者試以鰲山一事推之夫為鰲  
 山之樂則必縱長夜之飲飲食其能節乎語曰皓齒  
 娥眉命曰伐性之斧甘脆肥膿命曰腐腸之藥昔賢  
 以為名言今人以為至鑑 皇上倘不亟戒沉湎  
 於茲萬一起居失調 聖躬虧損後雖悔之其可  
 及乎今鰲山之事已往不可追陳然酒色之害及今无  
 可深警伏願 皇上念關係之匪輕懼酒色之深  
 累由此節飲食寡嗜慾為禹之惡旨酒為湯之不邇  
 聲色則血氣充盈精神强健 萬壽無疆而兆民  
 永賴矣 二曰講聖學書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



學乎古訓乃有獲言人君睿智特達雖由于天縱而  
啓迪開導必資于問學故我 祖宗有經筵日講  
之制定于二月內舉行蓋天氣融和則功夫之進脩  
爲易萬象咸熙則人君之政治宜新 累朝相承率  
由不廢所以建大業于前垂洪庥于後者有此也今  
經筵一事雖節有言官申請未見慨然舉行切恐倏  
而春矣倏而夏矣又倏而秋矣歲月愈邁德業無聞  
不亦重可惜哉 故不厭煩瀆特面申請伏願  
皇上以務學爲急以明理爲要將 經筵一事及時  
舉行則緝熙光明而帝王心學可考之而不謬矣

三曰勤視朝人君裁決庶政通達下情莫先于視朝  
故南面之訓著于書未央之戒嚴于詩知此爲重也  
陛下卽位以來未明而衣日旰而食視朝可謂早矣  
歲無虛月月無虛日視朝可謂勤矣然自正月以來  
則似稍倦于勤者蓋緣元宵以前有歲時之娛元宵  
以後有 聖節之樂暫爾優游理亦宜然或有奸  
諛之徒迎合 聖意必有以 先帝二十餘年  
不出宮闈天下宴然勸 皇上效尤此則大不可  
者蓋 先帝雖不視朝紀綱振肅太阿獨持故百  
司奉行可幸無事至其賓天之詔有曰朝講之儀久



廢則亦悔之矣今

皇上當朝儀久廢之餘萬事

叢脞之後若不再加勤力何以保厥有終伏願

皇上日日視朝以周知乎民情以總理乎萬幾不惟

可以作精明之治亦可以快觀覩之私矣 四曰速

俞允蓋人臣隨事建言冀人主之聽人主聞言俞允

誘人臣之言也故君無稽命臣無隱情上下相達治

化可舉 皇上卽位初年臣下有言未嘗不允也

未嘗不速也雖或事涉無當不宜俯從亦速降

明旨不致遲悞今則臣下進言有允不允者矣不允

者固未審何如而允者亦違常期矣是豈愚言拙計

不當

聖心故濡滯以示警也抑亦左右內臣遏

抑章奏不使達於

宸聰耶臣嘗因而數之事有

關於

聖躬者則留中不下事有關於內臣者則

稽遲不允甚或有以此得罪如此則雖有指鹿爲馬

之欺南詔喪師之禍亦無由以知之矣且尋常章奏

稍緩可也若于北虜消息軍機重情呼吸之間便有

利害若或稍遲爲禍不細伏望

皇上從此于尋

常章奏則三日而下其兵機之事則當時進覽庶

綸音速示而壅蔽可通矣 五曰廣聽納古者有進

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所以開治道而求諫也



皇上卽位初年虚心求諫仍詔軍民人等直言無隱雖甚盛德何以加矣後以太常寺少卿周怡言事悞犯忌諱 皇上遂怒而遷之外職又以禮科左給事中陸鳳儀言事偶遺 聖旨 皇上亦大怒而斥之爲民夫誤犯忌諱非諫臣愚也遺落 聖旨非大不敬也若有披鱗引裾之臣不審又何以處之乎故二臣去而言路少塞矣伏願 皇上廣翕受之量大樂善之誠仍召二臣復還舊職再諭諸臣勿以二臣爲戒則忠言至計因而畢陳于冤旒之下矣六曰察讒譖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

謂明也已矣故成王息三叔之流言昭帝識上官桀之詐古今仰其至明以能辯于此耳方今公道昭明幽隱必宣讒說殄行庶乎絕息且帝居九重君門萬里雖有讒譖無階上達近有一二內臣專擅威福肆爲無忌因言官攻發其奸逐日切齒欲行中傷夫其所以中傷者不過卽其諫諍之言或過于直則曰此人欺 皇上過于激則曰此人慢 皇上偶一言之尚不允從漸漬既久自不覺其納而發之怒則譴責加焉而彼忿洩矣夫人臣盡忠直以獲罪譴固其職分亦所甘心但恐臺諫由此喪氣諍臣由此杜



口彼益得以遂其無忌憚之為而天下將至于不可收拾此固非人臣之利亦非 國家之福也伏望 皇上深察其情于凡一切譖毀之言悉置不行保全善類而天下之至明必歸矣夫當今之時胡虜猖獗國計空虛其他背理傷道之事不知其幾更改損益之政尚費神思悉置勿論而以六事首陳者非無謂也蓋此六事俱干 皇上之身心當今之急務六事既脩天下之治可徐而理也 臣憂深慮苦發詞狂直非不知觸忤 聖懷干犯群怒但念慾不可縱機不可失故為剴切之談以徼萬一之聽倘

聖心由此轉移美業由此克終則雖干冒斧鉞亦所不辭汲黯曰天子置公卿輔弼之臣寧能從諛承意陷主不義乎正 臣 今日之謂也伏望 皇上鑒犬馬之微忠採芻蕘之過計將 臣 所言俯賜嘉納仍由此以往回召輔臣以通上下之交躬覽章疏以達軍國之務選將練兵以解疆場之危節用省費以裕經制之計于凡節目之詳施為之序一一悉心講畫咸底成績精明之志與天同健雍熙之化與春俱融豈直斯民不勝願幸則 祖宗德業亦有遺光焉



受言崇儉以光聖德隆治安疏

王時舉

臣竊惟寶忠直者治之機

皇上則放逐之雖言

官薦之而不從寶珠玉者治之蠹

皇上則好樂

之雖言官諫之而不止是一念之好惡雖微而關乎

世道之隆污者甚大一時之從違雖輕而垂乎萬世

之勸戒者甚重臣待罪言官惡得無論臣嘗觀唐太

宗退朝謂長孫后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賀

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太宗

說之夫以太宗黽勉納諫晚年猶有廷辱之疑賴賢

后之言而悟甚矣受言之難也

皇上臨御之初



召用建言諸臣歿者則恤錄之度越太宗遠矣乃今獨不容直臣諫豈不欲以明主自居乎臣知

皇上必不爲也又觀唐玄宗初年以風俗侈靡其珠玉錦綉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珠玉錦綉及後在位日久用度日侈後宮賞賜無節焉夫以玄宗能自刻勵晚節猶以奢敗識者謂之鮮克有終甚矣崇儉之難也皇上登極之詔凡織造採買悉皆

停罷超越玄宗遠矣今乃獨不能禁珠寶之進豈不欲以節儉自勵乎臣知皇上必不爲也又觀戰

國時齊威王魏惠王會田於郊惠王曰寡人國雖小

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各十二乘者十枚豈以齊大國而無寶乎威王曰寡人之所以爲寶者與王異有四臣者將照千里豈特十二乘哉惠王有慚色夫威王乃戰國中材之主猶知所以寶在此而不在彼况皇上天縱之聖登三邁五顧肯居齊威之下哉臣又知皇上必不爲也夫此三者皆皇上之所

必不爲乃今言官薦之而不從諫之而不止者臣知其故矣皇上之意豈不以爲人臣食君之祿不

當言君之過吾以至尊之威雖盡箝天下之口無不可者殊不知君不自明兼聽則明亦不自暗偏聽則



暗故古之人君設誹謗之木置敢諫之鼓樹進善之旌導而求諫用其言而顯其身猶恐其人之不言而過失之未聞也况震之以威乎今 皇上之所逐者不過石星一人而已不足慮也然在 朝之臣鑒石星之轍而以言爲諱者所當慮也脂韋之習既勝骨鯁之氣潛消甚至大臣持祿而不敢諫小臣畏罪而不敢言其爲壅蔽之患不旣深乎 皇上之意又以爲人君以一人治天下當以天下奉一人吾以四海之富雖盡致天下之珍無不可者殊不知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示後故古之人君捐

金於山投璧於谷沉珠於淵惡衣菲食敦朴以爲天下先猶恐其令之不從而淳風之或漓况導之以侈乎今 皇上之所好者不過珍寶之微而已不足戒也然天下之人從 皇上之好而以侈相尚者所當戒也競靡之念咸彰黷貨之風愈熾甚至卿大夫皆徇利以寶家士庶人皆徇利以寶身其啓交征之患不旣大乎臣故曰關治道之隆污垂萬世之勸戒者此也伏望 皇上恢張 聖德俯採狂言察石星陸鳳儀等言雖逆耳心則效忠誠爲珪璋之器亟行起用以復其官思珍珠寶石等寒不可衣饑不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七  
可食徒爲美觀之具亟行停買以杜其侈庶言路開而善道日闢儉德崇而淳化益隆矣

效愚忠陳末議疏

吳嶽

臣待罪南銓曾無善狀思少自靖自獻其道無繇每念衰病侵尋精力困憊恐一旦隕先朝露竟無以報塞萬分徒負 恩私將不瞑目於地下矣謹條六事用塵 上覽伏願 皇上採擇施行臣不勝幸甚

一曰勤召對臣聞高宗之於傳說也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乃置左右勉以交修而說也惟逸豫是戒師古典學是訓茲用克紹先王爲有商令王恭惟我 皇上懋勤聖學 日御經筵豈不以 養德



進道在是乎顧 經筵率拘常例 皇上之聽講  
也不終日曾無反覆問辯之功儒臣之進講也有成  
規殊無從容啓沃之益時方欽承靡暇而感動無繇  
實効鮮矣臣愚以為 經筵之外莫若於退 朝之  
暇仰遵 祖宗成憲 皇上時御便殿召進輔  
臣或講學論道上下古今於一切軍國重事悉謀議  
而審行 則咨諏善道詢納讜言謨明弼諧之風將  
復見於 今日矣敢乞 聖裁

二曰限輪對臣聞漢文帝入蒞大統首問丞相陳平  
曰一歲決獄幾何錢穀出入幾何平曰有王者即問

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識者以其言為知  
體正以當時無輪對之制所問非職掌之人故平對  
乃爾自今言之大小九卿森布在列而分職任事各  
有攸司若非 延接之勤咨訪之數其何以考庶政  
而綜覈其名實耶顧今 皇上接見群臣視 朝  
之頃耳且 朝見自有定議即 奏對常規始取以  
塞責若事關大計非數言可了其縷縷之誠自難以  
上達也 臣愚以為常 朝之外當更煩 聖慮將  
各部院等衙門編為班次分定日期每臨期  
皇上親御便殿暫免 朝參依次 召入輪對其科



道官亦得分番察與可否凡錢穀兵馬禮樂刑名民風吏治之汚隆政教紀綱之得失 皇上一一垂

清問令其各照職掌次第敷陳斯 聰聽之下自

足以得其要領久之則人品優劣職業脩否悉難逃

於 聖覽即諸臣數觀 天顏仰承 休德亦

罔不知所奮勵而庶績其凝矣伏乞 聖裁

三曰容直言臣聞山有猛獸藜藿不採朝有直臣奸

宄不生良以直言者决壅去塞邦家之利也今之諫

官言事或識未通練意每失於稍偏氣涉輕浮詞多

傷於過激所謂犯忌諱觸逆鱗有弗遑恤者矣伏望

皇上少霽天威曲加寬宥其言果善不徒嘉納而已

即亟見之施行其言未善姑置之勿論不必加之以

責罰有優容而無嚴譴所以倡敢諫之風廣納善之

路也假令言出禍隨動先咎至人人率以為戒將使

賢智結舌忠貞杜口大臣持祿而不極諫小臣畏罪

而不敢言萬一有伏奸隱惡其誰肯蹈不測之禍為

皇上陳之語曰一指在前泰山不見壅蔽之謂也敢

乞 聖裁

四曰崇節儉臣聞古之聖王莫不以儉為貴故堯稱

茅茨土簋禹稱卑宮惡服漢文身衣弋綈足履革舄



亦惟省財以養民敦樸素以為天下先耳恭惟  
皇上登極之初下蠲貸之 詔罷侈靡之供四海之  
民莫不延頸跂踵喁喁望治以為更生之辰也 節  
儉之風聞於天下久矣邇來忽聞 內帑匱乏復取  
足於戶部人人駭之且戶部所掌財賦乃軍國重費  
一切邊方 奏討兵馬之用皆仰給於此倘餽餉稍  
缺調度不充則患伏肘腋豈直司 國計者之憂哉  
此費之決不可不省而儲之決不可不饒裕也若  
內帑則尚有可權處者伏乞 皇上於賞賚服食  
之需裁損從嗇玩好靡麗之物屏棄勿陳誠一崇雅

素則可省者自多可費者自少積之既久寢寢有餘  
羨矣不然財源已竭揆括已空此外無他術也敢乞  
聖裁

五曰正題覆臣聞 國是不定孫叔敖昔以為憂何

邇來言事者執德不弘徃徃各持己見凡有建白期  
莫敢違少有異同即生他議以致法甫立而弊生令  
朝行而夕改意見紛紛何時定乎伏望 皇上勅

下部院大臣凡遇各官建議下各衙門議覆者事果

簡易可以變通時宜人人稱善即 題覆中亟請施

行務可以慝乎輿情事苟乖違徒爾紛更滋弊人人



稱不善卽 題覆中明列是非不必曲徇乎彼見惟  
求事理允當無嫌於人已相形大臣絕黨比之私言  
官何恩怨之有此受益之道取善之公人臣爲 國  
而非爲身也敢乞 聖裁

六日復執奏

臣聞

祖宗朝凡

內批下各衙門

稍有干礙者大臣遂有執 奏必直陳利害明列是  
非準則 典章援引事例積誠布款務以感悟

聖心在早塞弊源永絕禍本斯功實不謬而大臣之  
節屹然矣設以 成命不可復回姑委曲以聽陳  
解是自爲之地而謀 國踈矣脫有權奸乘釁事伏

隱微其害未有易言者將誰任其咎乎昔玄宗定斜  
封而致開元仁宗收內降而臻慶曆此前事之驗也  
伏望 皇上離明洞察 勅下各衙門務秉忠  
赤凡事應執 奏無但首尾兩端重貽後悔斯上下  
之情通而依憑城社者無施其計矣敢乞 聖裁



據明詔聲愚衷疏

王得春

竊惟聖哲之君應時而興必思明目達聰以廣維新之化賢智之臣獲主而事尤宜披肝露膽以盡獻納之職此固宜相須之甚殷而相遇之不偶者也我

皇上嗣登

大寶

朝宁改觀頒布

綸音海

邦易聽即其直言無隱之求真巍然中興之

主矣臣叨受

簡書巡歷兩浙雖能身遊

虞廷之

盛而一念犬馬之微忠欲有所建明以為

政之助者殆夙夜不遑以自寧也敢紬繹

意上有關於 國體下有切于生民者條為八事開



列奏 聞雖塵埃之小知無補嵩岱之高而江海之深又何擇於涓流之細况臣備員臺末既有當言之責而 皇上納諫若渴又有可言之時則亦何忍自甘緘默以速曠瘼之罪哉伏望 詢謀不遺于狂瞽 無聽旁及于芻蕘 留神采擇見諸施行庶一得之陋少有裨於 萬幾其所以衍 宗社無疆之休者亦在是矣臣不勝戰慄懇祈之至

計開

一曰正宮閹嘗聞漢匡衡曰妃匹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蓋上以事宗廟而下以繼後世是不可以不

重也故古者天子后立六宮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妾皆有所限制而不敢過匪惟遏逸慾之漸亦以養壽命之本誠萬世之鑒戒也今 後宮之內老弱幽悶者不知幾千百人陰氣鬱積怨望充盈有傷天地之和豈可不爲之一處乎昔唐太宗踐祚聽中書舍人李百藥之言遣尚書左丞戴胄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門前後簡出三千餘人至今傳爲盛事况今 皇上嗣極之初治法堯舜將陋貞觀之政于不足爲耶臣請 勅下禮部早正 母后之位以聽天下之內治更選良家女備充嬪妃



之數其餘婦女若非經 先帝御幸久禁 宮中

者皆宜出之各歸親戚任求伉儷庶陽道常盛陰氣

常微而所以頤養 聖躬消消氛侵者此其大端

也伏乞 聖裁

二曰重祀典嘗聞國之大事在祀祀之禮數隆殺異

宜常變殊制凡典其事而當其職者必得人以任之

則儀文可飭誠信可通由是 郊而格 帝廟而

饗神胥此焉出所謂惟賢者而後能祭之義也比者

我 朝廷官制為太常寺職專祭祀原係正三品衙

門則隆重之意槩可見矣故天順成化時有以禮部

尚書而掌寺事者宜興蔣守約涿州郭景賢是也弘

治正德時有以科甲名儒而居寺職者灤州齊章崑

山魏校是也豈常以異流雜品而濫厠崇高之位偃

然與公卿竝駕齊驅者乎昔因 先帝祈天求命

建設齋醮故如師宗記者乃以黃冠羽士之流一旦

顯榮至此今奉 遺詔凡禳祀之舉盡行停止則官

守不可廢而宗記實不可用也 臣請 勅下吏部

將宗記退還本官另選宿儒有德望者為之脩復

祖宗之舊制未黜異教之匪人庶典三禮者皆寅直

惟清之士必能盡志盡物以秩祭法以明祭義而相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七  
聖天子明禋者其殆庶幾乎伏乞

聖裁

三曰惜名器嘗聞爵祿者天下之砥石 帝王用之以礪世磨鈍者也故德懋懋官功懋懋賞夫以官賞而分功德則德之貴於功官之重於賞古人用意之微權衡之妙自有不容濫焉者矣惟英君誼辟寧損百萬之資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猶此耳竊嘆工部尚書徐杲者迺執斧斤攻造作一匠役之至卑且賤者也縱令其有離婁之明公輸子之巧曾何係于國家之輕重哉若謂經營 宮殿勞苦而功高則優以厚賞亦云踰分矣顧乃授之高官以崇其爵錫之

異服以華其躬廕之世祿以裕其後名器之濫至此以極識者每以爲扼腕而興嗟也 臣請 勅下吏部削去尚書之銜追奪飛魚之服放歸田里姑與冠帶以終身其子孫之在卿寺及錦衣衛者盡從罷斥仍編匠籍以供用以後凡一技一藝之人不得曲意逢迎希干寵祿亦不得非分遷擢污蟻冠裳庶官不及私昵爵罔及惡德薰蕕不共器而居牛驥不同阜而牧 朝政肅清而四海之聞風者必爲翕然稱快矣 伏乞 聖裁

四曰禁諂諛嘗聞和氣致祥乖氣致異固天之常道



而聞祥則喜見災則惡亦人之恒情故容悅之臣每藉祥瑞以希寵榮好大之主多因祥瑞以誇功德臣嘗稽之往牒如赤莖素毳并柯共穗之類史不絕書而要之諂諛之風則從此濫觴矣恭惟我朝開國卓越千古故大聖人之所作爲亦迥出常情萬萬也姑舉一二事言之洪武二年陝西寶雞縣進瑞麥一莖而二穗三穗五穗者甚衆太祖曰朕爲生民主惟思脩德致和以契天地之心使三光平寒暑時五穀熟人民育爲國家之瑞蓋不以物爲瑞也永樂六年福建布按二司奏言栢生花爲瑞

成祖曰朕主宰天下於生民休戚未能周知故委任爾等鎮撫藩方以圖安戢而乃肆志逸樂於軍民疾苦一毫不言今言栢花爲瑞夫時和歲豐物無疵癘百姓富足四夷順安此國家之瑞也乃降璽書切責之大哉王言有以仰見二祖光明正大之心矣邇年以來獻瑞者不一而足凡形諸表疏見諸歌誦者備極諛美之詞間有災異則多所忌諱匿不以聞甚非所以憂治世而危明主也

今皇上當履端正位之時不可不防其漸臣請勅下禮部通行曉諭中外臣工毋得仍蹈前愆以消



邪佞之風以養直諒之氣凡四方或有水旱疾疫之  
災寇賊姦宄之變不時據實報聞使可以知戒懼而  
備脩省庶 皇上敬 天勤民與 二祖同  
其盛而諸臣忠言讜論亦與魏相同其休矣伏乞  
聖裁

五曰慎題覆夫中外臣工身任官守言責之寄者孰  
不懷忠悃竭款誠敷陳時政思各建白以自獻于  
上然甲可乙否見多矛盾彼是此非言有同異故下  
之該部議以覆請于 天子天子可其奏而降有  
明旨則當堅如金石信如四時期于末世之必行此

實尊

君命重

王言之大義也但前此六卿

擔當任怨者固多獨斷之猷而依阿詭隨者未免徇  
人之見每致言官論事奉 旨依擬之時委曲遷

就漫無定主不曰誠如言官所論則曰與本部查訪  
相同使如 綸之言 渙汗之號玩若民間之常語  
多致廢格不加遵守此豈以爲訓乎 臣請 勅下

各部今後遇有諸臣章疏秉公詳看特衡參酌是者  
卽與奏行可也非者直以爲非卽以論罷可也蓋苟  
可以同固不容于立異苟可以異亦不必于尚同協  
輿論以裨 國是又何嫌疑計較之有哉若建言者



不顧 國家大體仍撫拾以沽忠覆題者不論事體  
當否仍阿比以混上許科道官互相糾劾庶乎大臣  
秉執持之義則庶官懷畏忌之心是惟不言言必可  
見諸施行而 聖旨之所 頒布莫不世為天下  
法矣寧復有壅遏之患哉伏乞 聖裁

六曰清輸納臣伏讀 新詔款開 內府各衙門供  
應錢糧欲加意節省以免徵收之煩又欲差風力科  
道官清查以稽侵漁之弊累年積蠹一旦振刷此真  
盛世之象也臣以為積弊固在於清查而善治莫先  
於法 祖蓋 祖宗立法至精至密惟行久而

廢墜則弊斯作焉所望以脩舉之者寧不在乎 今  
日乎嘗聞成化以前運糧解戶上納白糧及各物料  
戶工二部委官同科道驗收運送 內府糧長解戶  
不與內臣等見面故軍校不得脅勒內臣不得多取  
小民亦不致虧害及弘治以後部官避嫌各款糧料  
不肯驗收俱令小民運送 內府以故內官軍校視  
彼為奇貨多方刁措百計需求有白糧一石加至二  
三石乃能上納各項物料倍出三四百兩始得批廻  
解糧之人費踰常數不得不稱貸陪納輕則蕩產重  
則喪身雖有禁例誰敢與內臣抗衡雖號訴無由向



九重上達其困抑苦楚之狀不可勝言斯民一蒙是役殆將與死為隣矣且積習既久盤結已深彼視魚肉乎民若秦越也而司國計者獨忍其玷於危亡而不為拯援之哉臣請勅下該部查照成化年間事例將承運庫及各監各局等衙門凡係上供錢糧添設科道官各一員或將巡視光祿寺十庫科道就便兼攝如遇糧長解糧料至京者徑赴該部與科道官處投文掛號聽候委官會同驗收運送內府收貯各該內臣止許驗鎖鑰紀出納並不得與民見面肆行索詐仍每月終科道官將一月內舊管

新收開除實在各數目查算明白備造揭帖進呈御覽庶乎姦弊可祛財力可省而祖宗之法度可復更始之治功可成矣 皇上大奮乾剛毅然獨斷恐令未下而阻撓之計百出雖有良法美意其何以行之哉伏乞 聖裁

七曰慎貢選夫建官惟賢位事惟能故網羅天下傑以布列于庶位者惟貴得其人而已不必拘拘于資格之限也近奉新詔以舉人絕望于九卿歲貢不得為方面首 諭吏部毋拘三途大哉

皇言所以飭吏治作士風者信莫踰於此矣但舉人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二  
之中年資壯茂志向高遠者儘有其人久緣在上者  
期待甚輕遂消沮自棄今遇 皇上旁招俊乂破

格超擢必有個儻非常之才奮發而興起者矣至于  
貢行非敢謂其獨劣也蓋緣埋沉歲月壯心已墮雖  
欲建功立業恒苦于日暮之途窮此所以終難于策  
勵耳臣請 勅下該部查復先年選貢之例每歲

與正貢並行然行選貢又先于慎選提學雖有員缺  
必多方博訪不分內外拔其華實並茂而非徒以道  
學欺世盜名者簡居是任諭令校士之時不以一毫  
徇已徇人之私得以參乎其間惟取其年力之強健

也行誼之雅飭也學術之純正也儀度之端嚴也然  
後舉而升之於 國及試之 大廷果能兼此四長

則從而奮庸之否者先黜其人仍查係某提學所取  
亦坐以不明不公之罪庶幾貢薦之士皆得以及時  
甄錄賢能彙征可以備三途之用可以預兩司之擢  
而浚明亮采之事功亦從此致矣伏乞 聖裁

八曰恤災傷竊惟淮安徐沛乃國家根本之地而鳳  
陽泗州又 祖宗陵寢之區則所以輯寧底定之

者比之他郡縣尤當加意焉臣去歲出差南來道經  
彼地見其水患異常室廬漂沒田野荒蕪百姓流離



皇明奏疏類金 卷之七  
嗷嗷待哺之狀誠有不忍言者矣况加以開濬新河  
工役繁興勞憊益甚今雖竣事而民之瘡痍未復寒  
無以衣饑無以食其逃往山嶺者亦無以居皆眊眊  
相視聞欲嘯起而為盜固理勢之所必至也夫樹藝  
者培其方長非難而甦其枯槁為難業醫者已其疾  
病非難而甦其膏肓為難其在于今民方枯槁而疾  
入膏肓矣所以回生而起死者若非大加賑恤其何  
以濟乎查得嘉靖三十二年正月內 先帝念淮  
徐等處之遭水患而不忍斯民之陷於危亡也特  
允輔臣所 請專差刑部左侍郎吳鵬前往被災地

方動支徐淮二倉米麥四萬石運使餘鹽銀伍萬兩  
及各府州縣無礙庫銀與預備倉糧相兼支給一時  
百萬蒼生賴以全活而他變亦因之不作臣請

勅下戶部體照癸丑年事例擇遣大臣一員詣彼經  
畫賑賙以宣 德意以布 仁澤或止令彼處總理  
河道及總督漕運衙門就便分理優恤以救燃眉之  
急庶乎民皆懷感恩服而邦本可固寇亂可弭矣至  
於天下但有被災殘破地方并乞卽與推廣一視同  
仁此又 聖明如天浩蕩之恩聯屬人心之至計  
也伏乞 聖裁



隆慶元年二月初七日

進召對錄疏

張國彥

近本月初八日伏聞

陛下御

文華殿日講該

大學士李春芳等

面奏言事荷蒙

天語優答

一時大小臣工莫不舉手加額欣欣然有喜色而相

慶曰美哉茲二十年來未有之盛事也雖閭巷小民

亦皆同聲

祝願播爲美談使自今能行之無斁則

內外人心其歡忭鼓舞又當何如欽惟我

世宗

皇帝晚向恭默坐致太平自世俗觀之鮮不謂

天子之尊無庸與臣下接談矣而不知所以勵精圖

治培四十五年有道之基則自往年

君臣契合情



意浹洽中來矣臣等嘗伏覩先臣大學士李時所紀  
召對錄始於嘉靖九年郊壇視工終於十五年文  
華殿議事中間一政令之行止一人才之進退罔不  
宣召臣寮虚心究論面決可否與家人父子無異  
雖堯舜禹湯文武之聖何加焉其功在當時澤及後  
世有由也哉 皇上臨御以來 郊廟必親 朝  
講必勤首 幸太學 躬行大閱凡 祖宗良法  
美政無不脩舉而 面對一事獨久未施行豈 先  
世典章無據抑 陛下將有待而為乎臣等備員  
耳目叨直論思深有見乎 今日 朝政之大莫切

於此者用是不辭冒昧將本科所藏 召對錄二冊  
刪去繁文撮其大要可為萬世法者總計共二冊二  
十九條各照次謄寫裝演成帙隨本 上進雖掛  
一漏萬無能闡 先帝之鴻猷而觸目警心寔可  
為 聖上之龜鑑伏願 陛下留神省覽  
銳意遵行速 下該部查照 累朝燕見事規  
欽定簡便儀注以後或 經筵事竣或退 朝餘暇  
不時將輔弼大臣及九卿侍從等官隨宜任便量一  
宣至 御前俯垂清問令其直言無隱倘遇軍國  
大計聽該管衙門候 文華殿進講畢揭具略節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七  
面奏取自 上裁如此則 聖心日益開明政  
體日益疏暢非特 君令臣共奠 宗社于有  
求而繼志述事益將衍 孝治于無疆矣

皇明奏疏類鈔卷之七終



禮曰益疏義非行

君令臣效實

宗室之不

永而細志述事益贊附

未治于金履矣

皇明太疏類鈔卷之七終



